

邓晓芒作品 · 句读系列

下
卷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邓晓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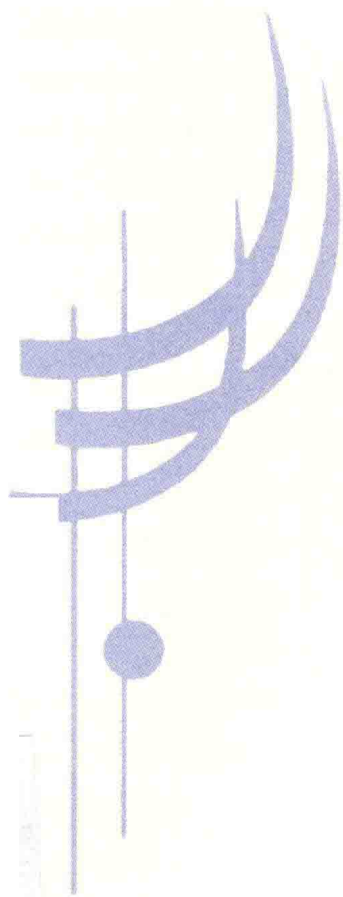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邓晓芒作品 · 句读系列

下 康德
卷 《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邓晓芒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张伟珍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版式设计：马月生 孙姗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 邓晓芒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19662-6

I. ①康… II. ①邓… III. ①德国古典哲学 ②无神论 IV. ①B516.31
②B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395 号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KANGDE SHIJIAN LIXING PIPAN JUDU

邓晓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20.5

字数：1672 千字

ISBN 978-7-01-019662-6 定价：420.00 元（三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
(批准号12&ZD126)

目 录

第二卷 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	1
第一章 纯粹实践理性的一般辩证论	2
第二章 纯粹理性在规定至善概念时的辩证论	40
I. 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	76
II. 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批判的消除	88
III. 纯粹实践理性在与其思辨理性结合时的优先地位	156
IV. 灵魂不朽, 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	194
V. 上帝存有, 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	229
VI. 总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	340
VII. 如何能够设想纯粹理性在实践意图中的扩展而不 与此同时扩展其思辨的知识?	366
VIII. 出于纯粹理性的某种需要的认其为真	412
IX. 人的认识能力与他的实践使命的明智适当的比例	436

第二部分 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

结 论	503
后 记	518

第二卷 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

[107]

今天开始讲辩证论。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批判哲学有一个固定的构架，通常是三个这样的部分，一个是分析论，一个是辩证论，它们属于要素论；然后是方法论。要素论，也就是分析论和辩证论，可以说是他的主体部分，也就是把纯粹理性的要素分析出来，再限定它的范围。那么谈完要素之后再谈方法，就是如何运用这些要素。要素论的基本概念、它的范畴以及它的原理和它的理念，这些都是属于主体部分，那么从这个主体里面最后引出方法，就是从他的立场看，要建立一门形而上学应该怎么建立，因为批判哲学毕竟还只是批判，为形而上学开路，还不是他的形而上学体系本身，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只有经过批判哲学才得以建立起来。所以批判哲学的结果就是得出一套方法，得出方法之后再用这套方法去建立他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两大部分，一个是自然的形而上学，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已经写出来了，自然形而上学他没有写出来，只写出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都是他完成了的，他认为这方面是他一生哲学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至于自然形而上学的那部分，他认为很容易，可以交给他的学生们去做。《道德形而上学》已经有了张荣、李秋零的中译本，收入《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二卷，首先是其中的“纯粹实践理性的一般辩证论”。

第一章 纯粹实践理性的一般辩证论

这个辩证论的第一章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般辩证论”。一般辩证论就是说从一般的立场来看，纯粹实践理性是应该有这一部分的，为什么？也就是说他把纯粹实践理性跟纯粹思辨理性对照着来看，得出了同样的道理。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引出了一个辩证论，那么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也应该有一个辩证论。这个辩证论是如何引起来的，首先要从总体上对它进行一番考察。康德的这个方法总是这样的，先从总体深入到细部。这是他论证的程序。我们来看看第一章。

纯粹理性总是有它的辩证论的，不管我们是在它的思辨运用中还是在它的实践运用中考察它；因为它向一个给予的有条件者要求那绝对的条件总体，而这个总体只有在自在之物本身中才能找到。

“纯粹理性总是有它的辩证论的”，一谈到纯粹理性，如果是未经批判的话，它必然地就要产生出辩证论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所谓辩证论就是说，当理性想要超出它的范围去规定它的对象的时候，它往往会陷入到它的幻相，而这种幻相它自己还觉察不了。这个理性在得出幻相的时候，它以为自己是完全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找不出什么毛病来。这在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里面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理性试图超出它的范围去规定它不能规定的东西。所以纯粹理性总是有它的辩证论的，当然，经过批判之后，我们就可以克服这种辩证论。辩证论也就是辩证法，Dialektik 在康德的心目中是一个贬义词，黑格尔把 Dialektik 变成一个褒义词了。在康德这里讲到辩证论的时候都是贬义词，比如说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讲到先验辩证论的时候，他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幻相的逻

辑”，其中第一个幻相就是“谬误推理”，还有“二律背反”，都是属于“幻相”。分析论属于真理的逻辑，辩证论属于幻相的逻辑，当然不是说幻相本身有逻辑，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幻相，这里面有逻辑。他是在否定的、消极的意义上谈辩证论的，辩证论一旦产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暴露了我们思想中的一些矛盾，那么我们要解决这种内在矛盾，有一些什么办法？这就是幻相的逻辑了。所以辩证论在康德这里是贬义的，但是又不是只有贬义，就是说，尽管凡是发生辩证论的时候就说明出了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的确是应该提出来的，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辩证论倒是有助于我们揭示真相。我们的真理不是独断地能够假定的，而是要通过消极的方面、否定的方面对它进行攻击，它才经得起考验。如果没有辩证论的话，那就容易变成独断论。所以辩证论虽然是消极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它间接地也有积极意义，有反面教材的意义，它能间接地促进正面的真理。所以这里第一句话就讲，纯粹理性总是有它的辩证论的，“不管我们是在它的思辨运用中还是在它的实践运用中考察它”，它总是会发生辩证论。这就从已经讲过的纯粹思辨理性的辩证论引入到现在要讲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了。“因为它向一个给予的有条件者要求那绝对的条件总体，而这个总体只有在自在之物本身中才能找到”，为什么两种纯粹理性一定会有它们的辩证论呢？是因为在两种场合下，纯粹理性的本质都是要通过推理，从有条件的东西里推出它的条件，一直推出条件的条件，乃至推到最后，要得出那个无条件者，这就是纯粹理性的辩证论。在形式逻辑里面有三个阶梯：概念、判断和推理，概念和判断在康德那里属于知性的功能，知性的作用就是提出概念并作出判断，那么理性的作用就在于推理。而凡是推理，大前提总是假定的，你要对大前提加以怀疑，那这个推理就进行不了了。但既然有假定，就还不是彻底的真理，所以为了使推理不受假定的限制，必须要对大前提的假定进行追溯，看这个大前提它又是根据什么前提条件推出来的。那么这个追溯就会导致一种无穷后退的进程，凡是推理在追求真相时都会有这样

一种不断往上追溯的趋势，想要达到最终无须条件而自明的真理。这就是理性的作用，就是通过推理去追溯条件之上的条件，试图一直追溯到最后的无条件者，它再不能追溯了，它就是一切条件的条件。那么这个无条件者当然是不可能现实到手的，只能在无限的追溯中来设定，这种设定就被称之为理念。所以理性必然要设定它的理念，你要追到哪里去，你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你还觉得没有达到你的目标，那么你把你的那个最终目标给出来，那就叫理念。理念是一个追溯不到的东西，一个无限的东西，但是它是理性可以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跟知性不一样。知性的范畴都是有用武之地的，都是在现实的具体认识过程中针对有限的经验对象的，唯独理念是针对无限对象的。理念是理性的概念，而范畴是知性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从知性到理性，从狭义上看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那么理性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推理往上推，推出到认识的范围之外。所以他这里讲，它向一个给予的有条件者要求那绝对的条件总体，而这个总体只有在认识的彼岸中、在自在之物本身中才能找到。其实这样一个总体你永远也找不到，你所能找到的都是有限的东西，它们本身都是有条件的，你的理念所设定的那个绝对的总体，它只能在彼岸，只能在自在之物里。理念本身不是知识，它当然对于我们完善我们自己的知识有用。它引导我们不断地去追求，但是理念本身你不能把它当作知识，理念本身所意指的那个对象、那个无条件的总体只能是自在之物。

但由于一切事物概念都必须与直观相关，而直观在我们人类这里永远只能是感性的，因而只让对象不作为自在之物本身、而仅仅作为现象得到认识，在这些现象的有条件者和那个条件系列中是永远不可能遇到无条件者的，

“但由于一切事物概念都必须与直观相关”，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事物，具体事物怎么来的，我们先不管，但是这个事物已经在这里了，它必须与直观有关，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必须是在时间空间中出现的。“而

直观在我们人类这里永远只能是感性的”，这个里面就包含着言外之意了，就是也可能有一种知性的直观，不是通过感性、不是通过时间空间来接受的，而是通过知性范畴直接就带来直观。这是康德所设想的一个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直观能力，叫作知性直观，或者译作理智直观、智性直观。这种直观我们人类是不具备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设想，设想有可能超出我们人类之上的存在者，比如说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也许就有知性直观，他思想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出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他不需要感性的东西作为他的材料，他只要想到光，光就会出现在直观中。但是我们人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类只能凭借自己的感官，凭借自己的感性，凭借自己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空间，这样来接受后天的感性材料。所以人类的直观都是感性直观，时间空间本身就是感性的东西，任何感性的材料只有在时间空间中才能显现。所以直观在我们人类这里永远只能是感性的，“因而只让对象不作为自在之物本身、而仅仅作为现象得到认识”。直观在我们人类这里，因为它是感性的，所以它的对象只能是现象，而不是自在之物。我们要凭借一个感性去认识一个对象，那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就只是在我们感性的时空里面出现的那个对象，至于在感性后面的那个对象、那个超越时空的自在之物，那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不到。也许上帝能看到。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也许就有知性直观，他也许就会一旦能思考到感性后面那个对象，他就能看到那个对象，他就能直观到那个对象。当然这个直观不是凭眼睛，不是凭感官，就是凭他的思维，上帝的思维本身就是直观的，但是人的思维不能是直观的。人的认识有两个来源，直观没有思维就是盲的，思维没有直观就是空的。所以在人类这里我们只能够认识现象，在认识中思维和直观这两大来源缺一不可，它们所组成的这个对象只能在现象中，只能在时间空间中，只能在我们人类的直观中显现出来，在直观背后的那个自在之物，康德承认它有，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在这些现象的有条件者和那个条件系列中是永远不可能遇到无条件者的”，既然我们认识到

的对象都是现象，所以要从有条件者去追求无条件者，或者是追求整个条件的总体，那在现象中是追求不到的，因为那个总体、包含那个无条件者都是属于自在之物的。最高无条件者和条件总体实际上是一回事，当然意思有点不同，就是整个条件总体必须靠最高的无条件者来把握。所以这个总体是一个自在之物。是因为最高的无条件者是个自在之物。这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条件总体和最高的无条件者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四个二律背反里面作了区分。就是说整个世界和整个世界的最高项，概念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所指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自在之物，在这些现象的有条件者和那个条件系列中是永远不可能遇到它们的。

所以，从条件总体（因而无条件者）这一理性理念在现象上的应用中就产生出一个不可避免的幻相，似乎这些现象就是自在的事物本身（因为在缺乏一个警戒性的批判时它们总是被认为是这样的），

这就是前面讲的，由于一切概念都必须与直观相关，由于我们把对象只能够作为现象、而不能作为自在之物来认识，这是前面的一个条件。“所以，从条件总体（因而无条件者）这一理性理念在现象上的应用中就产生出一个不可避免的幻相”，就是理性的理念当我们把它应用在现象上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幻相。什么幻相呢？“似乎这些现象就是自在的事物本身”。这个幻相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现象中把理念通过纯粹理性推出来，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把握我们的现象中的对象整体，整个世界，否则我们去推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从有条件者推出无条件者，这是最高的条件，至上的条件，它本身再没有条件了；然后再用这个绝对条件解释一切，解释我们所有的条件系列是怎么来的。本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运用我们的推理，所以我们一定会把无条件者这个理念运用在现象上，但是运用在现象上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幻相，就是以为这些幻相就是事物本身。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个属于自在之物的理念在运用于现象的时候，必然会把现象也看作了自在之物

本身。括号中解释说：“（因为在缺乏一个警戒性的批判时它们总是被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预先不受警告的话，由于现象是可以认识的，当我们把不可认识的理念运用在现象中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把这个理念也当作是可以认识的，这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幻相。自在之物和现象的边界就这样被超越了，这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讲到的辩证论，它所产生的幻相就是这样产生的。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当然康德已经做了一个警戒性的批判，已经把这样一个幻相的迷惑人的地方揭示了。但是如果不是经过纯粹理性批判把这一点揭示出来的话，人们总是会认为这个理念在现象上的运用就是在自在之物上的运用，其实这是有区别的。理念在现象上当然也可以作一种范导性的运用，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作知识。它真正的用途并不是在现象上，在现象上当然可以运用，先验的理念可以作为我们现象界里面所有的知识追求的一个永恒的目标，这种引导就是在现象上的运用。理念也不是说不能在现象上运用，但是它运用在现象上的时候，它只是辅助性、调节性的作用，只是帮助现象的知识走向完善化，你不能把它本身当作是关于物自体的知识。但是往往我们就把它当作有关物自体的知识，也就是对它作了构成性的运用，如果不经批判的警戒，不经过预先批判的考察，那我们就把握不住这个幻相，就会被它所迷惑。

但如果这个幻相不是在理性把它的那个为一切有条件者预设无条件者的原理应用到现象上去时，通过理性的自相冲突而自己暴露出来，它是永远不会被发觉其欺骗性的。

我们把这句话压缩一下：但如果这个幻相不是自己暴露出来，那么“它是永远不会被发觉其欺骗性的”。这个幻相它可以自己暴露出来，它通过什么而能够自己暴露出来是骗人的幻相呢？他说，这个幻相“在理性把它的那个为一切有条件者预设无条件者的原理应用到现象上去时，通过理性的自相冲突而自己暴露出来”。也就是说，理性把它的原理运用到现象上去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自相冲突，只有这种自相冲突才使得

幻相暴露出它的欺骗性。如果没有这种自相冲突的话,这种幻相是永远不会暴露出自己其实不是真理,而是幻相的。理性为什么会产生自相冲突呢?是因为理性把自己的原理运用于现象,理性的原理就是为一切有条件者预设一个无条件者,理性把这样一种原理运用到现象上,要为现象中的一切有条件者预设一个无条件的理念。凡是理念都被预设为一个无条件者,那么当这个理念运用在现象上时,就导致理性的自相冲突,也就是二律背反。二律背反就是理性的自相冲突,看起来两方面都很有道理,都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两个命题在逻辑上是不能相容的,你死我活。这样一种自相矛盾就使得理性非常尴尬,在理性遇到这样一种尴尬的时候,它就会反思了: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这种自相矛盾还没有被发现之前,理性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那些幻相是真理,它们能够在有限中把握无限的东西,能够把握自在之物本身。但是当它们运用到现象上去时,它们所遇到的那种自相矛盾,就把它的那种自满、那种骄傲自大完全摧毁了。虽然按照理性的法则来说,双方都完全合乎理性,但却不能相容,互相取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完全暴露出自己是幻相,如果不是这样被暴露出来,它们是永远不会发觉其欺骗性的,在此之前,它们一直都被旧的形而上学认为是最高真理。但是由于它们的自相矛盾性,使得旧形而上学的名声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一谈到形而上学人们都认为是一种讽刺的话,形而上学家成了名声很不好的一类人。那么康德想恢复形而上学的“科学之女王”这样一个地位,所以首先必须要对旧的形而上学、包括使它名声扫地的那些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批判。所有这些都是《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所展开的一种思想进程,这里则是以这样一种思想进程作为榜样,把它引进到《实践理性批判》里面来,就是说在那里的原理跟在这里的原理其实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原理。

但理性由此就被迫去追踪这个幻相,它是从何处产生的,以及如何能消除它,而这只有通过对整个纯粹的理性能力作一个彻底的批判才能做到;

前面讲纯粹理性已经产生幻相了，产生自相矛盾了，也发现了这些幻相具有欺骗性，那么是不是一切都崩溃了呢？上面我们讲形而上学已经被人们所唾弃，形而上学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不是。康德是想从辩证论的这样一种消极意义里面力图找出它的积极意义来。所以他讲，“但理性由此就被迫去追踪这个幻相，它是从何处产生的，以及如何能消除它”，既然产生幻相了，你就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必须要查清查明这幻相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能消除它。“而这只有通过对整个纯粹的理性能力作一个彻底的批判才能做到”，这就是康德为什么要写《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他的理由就在这里。休谟惊醒了他独断论的理性梦，使康德意识到这些幻相是幻相。通过对二律背反的反思，也通过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对灵魂不朽的证明的一系列的批判，康德试图重建形而上学。这只能通过对整个纯粹的理性能力作一个彻底的批判才能做到，而这也就是由幻相所引发的积极意义。就是由于这些幻相，休谟提出了他的怀疑论，才惊醒了康德的独断论的迷梦，因此他想到，我们要从头检视我们的纯粹理性的能力。必须追踪这个幻相是从何而来的，以及如何能消除它的欺骗性，由此形而上学才能够恢复健康。纯粹理性的这些幻相使得形而上学处于危机之中，那么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找到它的根源，消除这些病灶，形而上学就得到幸存了。

所以纯粹理性在其辩证论中所显示出来的二律背反，事实上是人类理性历来所可能陷入过的最有好处的迷误，因为它最终推动我们去寻求走出这一迷宫的线索，这个线索如果被找到，还会揭示那我们未曾寻求却毕竟需要的东西，即对事物的一种更高的、不变的秩序的展望，

就是说纯粹理性在它的辩证论中所显示的二律背反是他特别重视的，虽然除了二律背反之外还有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还有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但是其中最被他重视的就是二律背反：世界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世界是由复杂的东西还是由简单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自由，整个世界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个四个二律背反

惊醒了他独断论的迷梦，特别是第三个二律背反：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自由，这个世界到底是全部服从自然因果性，还是有一种原因性是自由的，有一种自由因。这些是惊醒他独断论迷梦的最具有震撼力的一些幻相，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但是它们却不能相容。你说世界是有限的或无限的，这两个命题可能相容吗？它是有限的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它是无限的不可能是有限的，必有一错。类似这些矛盾和冲突引发了康德的批判哲学，这就是他的思想根源。所以他一方面说，辩证论使我们陷入幻相，左右为难，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辩证论，特别是里面的二律背反，“事实上是人类理性历来所可能陷入过的最有好处的迷误”。它当然是迷误，幻相嘛，使得你错误地以为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迷误是最有好处的，因为这个迷误可以自己揭发自己，通过它的自相矛盾，它不是单方面的断言就是这样的，而是同时提出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命题让你去断言，让你左右为难。所以它使你困惑，但是这种困惑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能使你彻底检查一番，所有这些左右为难的命题都是有根源的，如果没有这种迷误、没有这种困惑，你想不到去追问它的根源。但正因为有二律背反，所以你才被迫想到要去追溯它的来源，以便解决二律背反。以前理性也遇到过一些迷误，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提高这些迷误都被清除了；但是二律背反的迷误却是不管你多么小心都必然会陷入的。这个就要你从头检视一下了，你是不是一开头就出了问题。所以他讲，“因为它最终推动我们去寻求走出这一迷宫的线索”，这种二律背反最终会逼迫我们去寻找走出这一迷宫的线索。这一迷误不是白白地欺骗了你一番，而是在欺骗的同时使你反省，去反思这个欺骗的根，于是就迫使你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这个线索如果被找到，还会揭示出那我们未曾寻求却毕竟需要的东西，即对事物的一种更高的、不变的秩序的展望”，就是说当我们最后找到了走出迷宫的线索时，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最初并未寻找它，但它却毕竟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这里讲的其实就是理性在实践上的运用法规，这是我们在第一批判中并未有意寻

求的,我们寻求的只是走出这一理论迷宫的线索。本来仅仅是要摆脱这个迷宫,摆脱这个困惑,但是在摆脱这个困惑的同时,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我们极其需要的东西,“即对事物的一种更高的、不变的秩序的展望”。由此显示出来有两种事物的秩序,一种是自然界的秩序,它由思辨理性通过科学来立法;另一种是道德的秩序,它是实践理性通过道德法则为实践主体自己立法,后者是对事物的一种更高的不变的秩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展望。我们不但走出了理论理性的迷误,而且当我们走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更高的实践理性的秩序,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当然这个秩序指的是理知世界的秩序,也就是道德实践、宗教信仰这样一个理知世界的秩序,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更高,比我们以往曾经陷入到困惑之中的那个天地的秩序层次更高。这个更高的天地是我们毕竟需要的东西,虽然我们发现它是通过摆脱思辨理性、理论理性的困惑之后才能发现的新天地。但是这个新天地一旦被发现出来,我们会看出它毕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人类除了需要科学知识以外,还需要道德行为法则,还需要有信仰。但我们一开始并不是要寻求这个东西,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还是从《纯粹理性批判》开始,只是在它的结尾处,特别是“方法论”部分,展示出了它所引出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新天地。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已经引出了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理性的法规”,在方法论的第二章即“纯粹理性的法规”一章,康德明确提出,在前面先验分析论中所制定的只是“纯粹知性的法规”,但根本不可能有“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的任何法规”,也就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纯粹理性不可能有法规。法规是具有构成作用的知识成分,纯粹理性的理念不可能在知识中起构成作用,它只能起范导作用,只能起一种调节性的作用,它本身不能构成知识,它只能引导知识。所以在知识领域里面理性不可能有法规,认识的法规只能是知性的,这就是范畴和原理,它们是构成性的。但是像灵魂、世界整体、上帝这些理念本身不是知识,只可以引导知识,心理学上你可以不断

地向灵魂靠近,物理学可以不断地向世界整体靠近,整个大宇宙和小宇宙可以不断地向唯一的上帝靠近。所以在认识领域里面只有知性的范畴和原理才是法规,理性不是法规。但是理性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可以作为法规,那就是在实践领域里面,这些法规就是道德法则,它们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构成一个秩序。所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就讲道:“这样一来,如果什么地方有纯粹理性的一种正确运用,并在这种情况下也必定有理性的一种**法规**的话,则这种法规将不涉及思辨的运用,而是关系到**理性的实践的运用**”(A797=B825)。当我们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在认识论的顶点上,从幻相里面跳出来,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天地,那就是道德实践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纯粹理性拥有一种构成性的法规,所以它有一种更高的不变的秩序。“更高的”是相对于我们现象界的科学知识领域的秩序而言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当然就有了秩序;但是更高的秩序就是纯粹实践理性里面的秩序。康德为什么讲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呢?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就在于它的秩序更高。它是一种支配性的秩序。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种秩序中,并且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由确定的规范指导着,按照最高的理性规定在这个秩序中去继续我们的生活。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种秩序中”,这个“现在”就是指,我们现在谈的是《实践理性批判》了,所以我们已经处在实践理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秩序中了。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方法论的部分,还只是对实践理性秩序的一种展望,而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进行实践理性批判了。所以通过前一个批判的展望,我们现在进入到实践理性批判,进入到更高的秩序中了。“并且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由确定的规范指导着,按照最高的理性规定在这个秩序中去继续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在纯粹实践理性里面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从现在起已经获得了纯粹实践理性的法规,我们就可以由确定的规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了。“确定的规范”就是道德法则,就是定言命令,定言命令当然是确定的,它是无条件的,你应该这样